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銘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先生沒而葬五十有八年矣其子愚將改葬寓書北京曰先人初葬不肖孤方髫鬣不能請銘於先輩君子甫冠而坐累謫西川數十年幸老罷歸又幸得吉壤將改葬先人如又不請銘不孝莫大矣然先輩君子淪謝已盡今媿戚中知先人者惟子遂視所述事狀曰必無辭嗚呼士奇外祖母曾濡人先生女兄也士奇幼孤先生以外祖



愛之故時過撫問又時遣人抱至其家親者膝上以糗餌教誦古人詩成誦輒喜動顏色士奇恒著於心不敢忘銘其敢辭按曾氏自團練使其由金陵徙奉和始居邑西之文溪以儒傳家代有仕者至梅伯宋舉進士紹興府同知析居岳家巷子懷可元袁州路儒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子思立篤學不仕學者稱竹間先生子三男一女男龍友益友季卽元友先生女歸陳靜得先生先夫人父母也元友先生諱鼎元友其字晚更字有實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自幼服勞奉養恒先諸兄元季紅巾寇猝掠泰和先生獨

負老母出走寇追及欲劫之去跪陳母老無共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先生以身翼蔽母寇益怒連數刀斫先生頂肩及足血流于地而抱母不舍寇帥踵後至憫之命從者以其母子入營給米肉且敷善藥數日創愈予資遣人護送出時兵禍日甚奉母竄伏山谷甘旨恒充未幾江西行省叅政全普菴撒理辟為濂溪書院學正遂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先廬既廢於兵縣尉楊某為構室數楹居之榜曰曾孝子廬母沒哀毀而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典稅課州人譽其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為縣侍御

劉昭先知縣事以明經舉引疾辭八年知縣郝思讓
建社學於城內外教民俊秀朔望躬視督勸禮致明
師十人以先生為首館下生後多成名以升先生眉
宇秀朗面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強記而專禮經
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占筮精康
節數嘗竒中蓋春秋五十有八生元延祐辛酉八月
廿二日沒於洪武戊午五月廿九日元配鄧氏繼胡
氏子男二愚頑皆胡出頑蚤卒孫男三沉濬深深蚤
卒曾孫男四鎡鑑錫銳玄孫一敷改葬以其年某月
某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凡人百行孝其權輿為孝有誠天將弗違矧曰人乎
猗欵曾孝子厥有錫類錫類無替曾百世祀

故翰林修撰馬君墓誌銘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為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顧翰林學士楊士竒曰馬鐸可謂質實無
偽者矣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
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

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隆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夫伯載谷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疑然異常兒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宣遂旁通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為文援筆輒就自太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試廷對賜及第為脩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三考皆最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國子學學師生將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聲來署學事即具

裝偕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不可則相率助道理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耶一謝卻之處事公恕監官有挾前輩數與為異同者彥聲面折之以大義卒怙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及彥聲行事卒辨而復之於內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願其子昕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伉直無崖岬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

所居道側澇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為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二所旺女二長嫁林浩次嫁陳稠孫男三繩繹純其卒之明年所始克聞計自長樂走北京奉喪歸葬縣山合于弟之窀遂奉翰林修撰李騏所具事狀并介李君求余銘嗚呼彥聲余考會試所取士也又同處翰林十年相好厚而相知深宜其以求於余也銘曰

馬氏之鄉有湖洋洋有山蒼蒼馬氏之祥昔也其兆兄弟聯登今也其兆彥聲是徵嗟嗟彥聲允直而剛曷其奮興弗施之闕嗟嗟彥聲奄歸以藏其垂弗泯史氏有銘

思貽先生楊君墓誌銘

先生諱肇字仲基一字伯開思貽者所居堂名鄉里因以號先生焉楊氏之先出關西唐末由長安徙杭宋又徙吉又自吉水之楊莊徙西昌自徙西昌至先生十又五世曾祖諱景行元延祐乙卯進士官至翰林待制洪熙中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元史有

傳妣弘農郡君嚴繼高皆贈夫人祖諱介清江縣主簿妣項考諱章妣蕭先生其仲子也其幼時主簿公特異視之曰此兒壽福過吾輩遠矣稍長為從父彥中後而孤貧能頡頏卓立負直氣非其道不肯苟屈下弱冠從學季父益民於贛時詔守令舉賢才贛守鄒奕併舉先生叔姪送詣江西行省先生以學未至辭叅政端公曰仕優可學也固辭乃聽既歸屬兵亂初定親戚之僅存者皆散徙遠邑先廬悉毀園田為豪奴姦僕所侵致無遺先生孑孑勤力僅復什一二而累世墳墓久未有展省榛蕪莽蒼中或迷不可辨

識先生徧咨遺老除荒蕪蒼志求得焉而率子弟及時謁拜惟謹買田墓下以供祀事即故址作室復先人之舊日以教子讀書為切務曰此吾祖宗所用植身遺後者豈當至我遂廢也蓋先生所存心靡事不以承先為重監察御史過西昌舉先生訓導文固辭永樂中其弟及子皆官翰林先生喜嘗三至京師皆留數月父子兄弟極懽而後歸歸必留規益曰勉自效以稱國恩且光我先人我老死丘園瞑目焉先生幼罹兵亂備極艱苦既冠而亂定拮据勞瘁用造室家自是脫危履安遂其生意而至於老死未嘗一

日忘 國家太平之澤性剛果遇事是是非非不肯
脂韋媵媵以避怨尤以是鄉後進率嚴憚之邑大夫
歲舉鄉飲必賓禮先生先生元至正己丑正月十
六日卒於宣德癸丑三月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娶
康子男五長相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刑部浙
江清吏司主事先卒次旅為從弟仲殷後次弼為族
弟仲岡後新授吳江縣學訓導次鶴為兄伯威後次
艮女一嫁蕭誦孫男十四奕奐某某女若干曾孫男
若干士奇先生再從弟也自幼至老相篤恭愛蓋六
七十年如一日世之同產者或莫逮也先生老且病

無他念獨念不得復一見士奇與人言輒流涕士奇
蓋同此心也碩受 國厚恩未敢急其私今竟負吾
兄矣嗚呼慟哉聞訃之後五日忍慟述其平生大槩
為銘將使其子鑿石而納諸墓銘曰
楊氏之宗故望于邦世否而隳一綫之微艱而振之
自我思貽嗚呼思貽崇孝之道躬踐以適介壽於耄
吉壤在原有子有孫述行有文世續勿諼

梁紀善墓誌銘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朔魯府紀善梁本之卒於官本
之初病 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為文遣官

祭之於是其子稟將奉襯歸葬泰和某鄉某原具狀
求余為銘梁楊世婚媾家本之之考畦樂先生妣陳
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葬矣今於本之又義不可
固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
晚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就鄉先生
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夜研鑽傳註力求諸古人不
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或
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闕師士習痺陋本
之力作新之飭其學者曰人皆可為堯舜夫學則聖
賢可至不學則陷沒為庸下人若之何甘自棄也曰

暮躬率勵之為之講說敷析聖達學者始有悟入日
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比
瑞之士彬彬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亦
久弛本之篤於教不減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瑞
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亦
盡力作新學者稍知嚮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
獻王聞其賢奏 為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寶賢
堂日引官屬之賢而有文者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
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
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

獎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為動 蜀僖王嗣立重其盡
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為其母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魯府紀善 僖王復因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魯
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之
敬事其兄撫其兄子厚惇睦族姪伯舅之子賞少孤
貧陳安人甚憐之命二子教之本之赴瑞州遂以賞
及其從孤弟洞偕行旦暮督勵其學後賞洞皆舉進
士去賞卒其孤甚貧以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為
人剛方公直是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枉已
干謁有司凡賑鰥寡恤死喪無厭倦意為文章典則

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教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至
舉墜興廢在溧陽出已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規
嘗考湖廣鄉試鑒別公明士論愜服襟宇坦亮闊略
學官講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酣暢翛然物外之
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孝行如夫先三年
卒子男二長嶽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樞女
四長嫁王棟次楊持次陳昇季楊稷嫁王氏者蚤寡
居孫男四恩憲懋忠女二銘曰
於乎本之允篤孝德於乎本之允淑訓迪游屬宗藩
亦允弼直銘以揚之來者其式

張從善合葬墓誌銘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東阿張公從善卒張之先出琅琊今居東阿五世矣祖欽父誠母李氏公諱仁幼喪母鞠于嫂氏自少負氣節年十九遭元季之亂為義兵千戶數與渠寇號關先生破頭潘者力戰有名無幾元亡遂解甲還鄉里力耕養親以自適其儀狀偉然而剛正自持論議明決鄉黨有爭訟求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有少年酗酒虐人莫敢誰何者或給云公且至少年即縮首歛避家居教子為務子學成將仕勵之曰仕必務持身事君愛民舍是雖

有他善無取焉與人交輕利而重義春秋六十有四而卒其配丘夫人世家宿州元義兵萬戶某之女年二十有三歸張氏從其夫兵間備歷艱險而事姑孝自始至終喪不少衰後改葬姑啓壙而土室其元七竅懼布拭致傷悉舐而淨尤嚴母道仲子本初為江都知縣迎夫人就養時祿入不繼朝夕極淡薄終不以一毫苟取於下而處之裕如上官聞知縣有賢母咸助其旨至有以母敬事之者

上舉兵靖內難既渡淮遣使諭諸郡至揚州城下夫人諭本曰此天命也違天不祥汝宜為城中百萬人

求生道本遂躬率江都父老詣軍門迎見江都人皆
免於兵難戴知縣德而亦皆知其出於夫人之教也
上既正大統擢本楊州知府陞江西右叅政遣迎夫
人城中老稚及婦女送者數千人又有不忍其去而
流涕者凡本在官暮歸必問所治事當則喜如不當
可改即命改之或已不可改即色憂不言其重者輒
不食以示儆本間於政有疑必咨稟而後行後以刑
部侍郎奉命督務山東遇疾便道過家夫人見本畢
語之曰其出止公館 國家非重務不命大臣雖病
可以卧治即萬一不起不失為以王事沒今事未就

緒其可便安私舍哉其達於大體類此年已踰耄耳
目聰明神宇湛然卒於永樂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春秋九十有五子男三長立次本自太學生累官拜
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有守有為卓然名卿次宜女
一適潘孫男十有一人瑛珊瑚璘璵瓊環璿瑄瑾琳
女八人長適盧次適秦次適郝次適李次適祁餘在
室曾孫男十人女二人立本宜十日啓父之墓而奉
母柩合葬張公之葬故未有銘至是本具述行事屬
士奇銘士奇與侍郎同朝久且相知前年過東阿又
嘗陞堂拜其母夫人誼不敢辭故叙而銘之銘曰

偉矣張公閱毅而通弗顯于庸不係其逢有賢取配
允篤于孝亦明以肅篤子之教錄郡歷藩秉憲在廷
直方潔清無忝所生鬱鬱崇丘廼奉合藏雙璧下潛
永揚輝光

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誌銘

永樂二十二年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劉季篔卒於
官其孤紳寅奉事狀介吏部郎中陳叔剛請為幽堂
之銘將歸葬焉君為刑部侍郎時嘗監脩永樂大典
于文淵閣與余常相聚有知契故不得辭按狀劉氏
其先汴人宋建炎初某官某扈從南渡遂官餘姚其

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為丹陽書院山長嘗
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為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
私謚中肅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篔以字
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為父母所愛既承其家訓長而
進學鄉先生宋玄禧王孟暘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
咸器重之登洪武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
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方岳大臣率出此君為之
一以所學不肯苟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
上德達民隱餽贖一毫無所受事聞賜鈔褰衣丁丑
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

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慨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為之
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察謀分行郡縣解其繫
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焉民皆感激思奮曰
是赤子矜念我我可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
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硃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
至或債其家者君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躬行
視之為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
心焉華有郭子儀祠以壞過之歎曰此崇德教民之
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闕風化而
壞者必風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槩類此在陝四年

可書之績尚多被召為刑部左侍郎尤懇懇重民命
平反具獄數事陝平民王某為強盜所引逮至而所
引者以伏法不能自白君察其冤名所引者之妻子
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其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
對死者既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
辨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
宿朱怨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
行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訊考掠
朱不勝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
素有負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密察之

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揚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隣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旣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察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生為務永樂乙酉 朝廷廣召文儒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書成受厚賜庚寅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

以崇庫為意壬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自持居家敦孝友之行接人有謙讓之節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紳寅辰復辰中永樂庚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某鄉先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怍乎內勤

銘其藏垂休永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贈榮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
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計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禮部尚書
胡濬賜祭又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
勅有司治
喪葬百需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
字行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
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

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
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
焉七人者廬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
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為侍
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
史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大睿旨稱善遂命纂十二
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
諭德仍兼侍講授春訓大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

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十年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為右春坊右諭德母陳為宜人封母羅為太宜人贈妻孔為宜人十一年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總裁官授奉議大夫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修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既旋師中道官車晏駕初喪至歛皆勉仁與公據禮行之既而勉仁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咨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之公其一也奉命持節冊封趙王妃及封梁王洪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勉仁與公兩人賜誥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以法司論死罪多冤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審而公預焉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

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毋蓋前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
言私至是公首奉 詔賜賚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詔脩 兩朝實錄起公為總裁官明年奉

命持節之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
西之境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
過兵民休戚既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罷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
邊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

上遣太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
為人簡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憊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

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寮能讓於人汎愛無

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

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無工

真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鶩名

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其燕處之居

曰退菴疾革士竒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

國重恩上無所益 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

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耻訖終清明

未嘗片語涉亂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
弔奠祭士無賢愚皆有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
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公之所存蓋無忝矣
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堅伯文伯壽
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玉筭崔魏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龢挺英賓興賢能
濟濟偕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乘時登庸玉署
清邃崇嚴參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
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鷗游滄溟鵬翺九天

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綵有譽無毀方簡大冊天府
所藏崇碑厚碣敷在四方謙退之存易簣不貳嗚呼
文靖可式有位

故汝寧府通判詹君墓誌銘

洪武九年汝寧府通判姑孰詹君以疾聞得賜歸道
經新蔡卒遂葬新蔡龍潭之側至永樂十年子恩為
開封府學訓導以公事過新蔡將啓其墓歸葬求墓
不可得詢諸傍近蓋河決其地已久徒見波濤渺漫
也蓋距葬時三十有七年恩慟先人體魄之懼於不

幸也將取古人葬衣冠之義為墓庶以係其後人之
思又以為葬必有銘庶不泯其先德焉於是以湖廣
布政司叅政李衡所述行狀介翰林孔目杜謙來請
按狀君諱俊字用章詹世家姑孰祖諱正考諱貞皆
隱於耕讀居青山之下君少好學受易於前翰林學
士陶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冠服銀
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八字揭座隅以自勵
時兵革初定民復舊業君勞來安輯之勸督耕桑興
學選師明飭教令舉賢薦能抉剔弊蠹蓋力居多焉
民有訴發地得金為衆所奪者君立衆于庭諭以義

利衆志還所奪民德君懷金謝之拒之曰我以義利
導民乃躬為之耶民愧而去嘗董民餽饗潼關大寒
道中車牛多斃饗廚即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
歸製帶償君君曰吾得紓民憂何愛一帶且未嘗名
貸也何為償不受為政一於公平林縣官闕府檄君
權理無幾有令民以賦出戰衣磁州耆老羣訴于府
乞還君以均賦歲蝗自為文禱神蝗及境不下而過
嘗旱作憫旱詩自責已而大雨霑足三年陞汝寧府
通判凡所以盡心民事亦如磁州而守身益嚴嘗治
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內君君曰此汝所得者何與吾

事志畀之郡闕守貳君獨治之民無失業吏無滯牘
及夫磁汝之民老壯皆有不忍別之意蓋年四十有
四而卒君喜吟詠平生所作多散逸有公餘小稿一
卷藏於家尤喜作大書娶宋氏子男一恩女一嫁韓
奕孫男三萬里中永樂十八年鄉試千里百里曾孫
男一銘曰
嗚呼詹君生能仁其民沒不能庇其身孰之為之匪
繇乎人青山在原歸然表墳春秋霜露來拜如雲靈
旋歸哉以福後昆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一

女德

墓誌銘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寧孫子良喪其妻杜氏將歸葬其邑安
吉鄉橫塘原求余為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
能忘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甘旨脩滲之奉
不待咨吾而未嘗乏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
盥漱烹飪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
躬任之如素習焉吾親有疾晝夜侍憂形於色吾親
安乃已吾弟妹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已弟

妹焉簪珥衣物恣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
皆爲之嫁娶畢力盡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
自爲太學生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至爲兵部郎中未
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謀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寒
暑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
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生五丈夫子長者十
餘歲幼者未齒又幼者始晬今吾朝出而晚歸則長
者携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啼呱呱吾妻沒
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不能忘也吾
妻海寧縣永某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年而歸我

又廿有三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一日五
子收昫昉旺禧嗚呼幸乞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內內則之紀孝莫大焉夫杜宜
人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
于世世

樂母胡氏墓誌銘

永樂十七年五月初三日西昌之和溪樂母胡氏卒
其塾賓翰林庶吉士廖謨爲述行狀又爲書致其孤
金之意求葬銘按胡邑世家其先與忠簡公同族大
父古礪父清翁先待制所爲序礪月集者母天資柔

婉端靜幼知讀書自重年二十歸樂大成樂里中儒家嘗有科第於宋大致力學圖紹先業未成名而死亡方病革時母禱北辰乞代死以首叩地血流滂然被面大成且死頤母曰汝尚少其終不異志否乎曰君何爲出此言婦人從夫有一而已我獨不知古人乎且不復再見君地下耶即斷髮示信夫卒數歲兄弟將奪其志輒慨然嘆曰節吾可失乎吾旣誓之吾夫矣兄弟猶數強之即嚙指洒血以示乃無敢復言者孀居五十餘年以禮自持於治家教子皆盡力曰不可以羞樂氏瓊州太守王公伯貞大書其堂曰節婦

鄉先生謝子方爲之傳其族姻閭里相與謀上其行有司以求旌褒母聞之曰凡吾所爲盡所當然豈以爲名乎力止之乃已樂族當元季多死於亂兵未葬出貲教其子皆葬之歲屢發廩賑貧乏春秋八十有七而卒惟語諸孫宜及時務學立身不及他事子男四金玉琳彥女一嫁胡子文孫男五女四曾孫男七女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某原銘曰資善堂松栢之貞表於雪霜偉此淑人坤德之方皎皎素璧曾何疊瑕君子之思君子之華

故妻夫人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諱琇年廿有三歸余余時甚貧踰月徵詣京師除王府審理明年再遷翰林侍講乃迎夫人來居十年謂余曰先舅姑墳墓容當久曠展省耶且君素不事生業他日蒙恩歸老不豫所以自資者乎君方致力報國義不得顧私妾請行焉遂以其子歸買園廬於城東清谿之上躬勤家業而樹畜爲務又六年余得疾頓劇累月未解夫人以其子來視又四年余侍從赴北京夫人挈其男女歸鄉里歸四年得疾歲餘卒洪熙改元三月十三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午之歲四十有六年嗚呼惜哉夫人蚤喪父未嘗學

問而天資溫靜明淑所爲徃徃近道自用以儉處族姻以忍爲和敬長慈幼咸當其分男女非已出者恩愛均一人莫知其非已出也而助益余尤多余或有過舉必曰君常教人以無爲是也或公退不懌曰事求無愧耳成敗禍福聽之命何用不泰然哉間與客論辨夫人自內聞之容退謂余君面折人侃侃不少讓此爲盛德耶且人之樂聞過者寡矣不見某某其於今何如也隨事相規類此嗚呼豈謂遽喪吾賢妻哉夫人永樂中封直人數朝中宮初賜內製五品冠服後累賜文綺楮幣今

上臨御序念舊臣士奇屢進官至從一品遂得推恩以其官品贈三代而封妻爲夫人命下三月夫人卒嚴氏泰和名族有科第仕宦數百年宋理宗朝諱肅稱朴山先生宰相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解天子召以爲秘閣校勘不受揭文安公所爲著碑者夫人六世祖也元字用父稱後山先生爲高安縣尹吳文正公所爲銘墓者五世祖也高祖恭則曾祖元實祖仲庸皆富而敦禮父文明謹靜耿介夫人之所自者遠矣子男四稷種稻秫種先卒女四長嫁梁楫其三尚幼夫人卒時余在北京聞訃遂買石刻銘寓歸

俾稷以葬銘曰

卜之吉築之密維伉儷居以匹尚其有待偕此玄室

太傅黔國公夫人程氏墓志銘

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征南將軍太傅黔國沐公之夫人程氏卒享年五十有八程世家廬州之舒城洪武初積武功至萬戶守金華諱俊卿者夫人伯祖也萬戶從子諱庸字得中娶甘氏夫人父母也夫人生於洪武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二十有一年歸黔國爲黔寧昭靖王之介婦黔國時僉後軍都督府事遂授誥封夫人夫人貞靜柔婉處室有孝行既歸

逮事姑兼隆敬愛先祠祭薦必以誠處娣姒怡怡如
兄弟於長幼戚疏恩意咸當謹禮度貴而能謙富而
能儉有寬惠逮下之德治家秩然條理黔國奉命
鎮雲南三十餘年夫人留侍太夫人居南京黔國所
以能盡心焉展其才猷宣

上德威不煩鞭笞而諸夷皆革心嚮化使西南萬里
之外帖然如即衽席之安者亦以夫人善其家政無
內顧之慮而得專其心於臣職也夫人其賢矣哉昔
周之盛際諸侯夫人及大夫之妻皆有賢行如召南
鵲巢采蘋諸詩所詠者蓋一本於文王后妃之化我

國家自

祖宗開創茂隆化本而昭靖以至成豐功最貴且近
則其家涵濡薰陶於

上者尤深厚矣夫人之賢其有所本哉夫人之卒也
朝廷遣官賜祭喪葬一給於公固出國家厚勲親
之典亦惟夫人之賢有以光承之矣夫人子男一儼
女二長爲趙王妃先卒次許歸武定侯郭玪孫男一
玘女一夫人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
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禮著內則詩詠宜家維家之本而德之華國有君

子桓桓柱石厥有主壺內周于德隆尊惠卑咸和戚
疏外內以辨儀節不踰五十八年哀榮兼備述行有
詞垂範來裔

張處士妻陳氏墓誌銘

宣德三年十月十七日建安處士張伯銘之配陳氏
卒時其子珂仕京師將奔訃歸遂以父命纒經詣余
拜請墓銘余素與珂往還諾之又拜且言外家世居
建安璜溪里外祖諱某先母年若干歸家君家君嘗
訓珂兄弟言吾少時吾親爲謹擇配得汝母汝母之
初歸吾也吾家尚薄汝母佐吾朝暮養吾親甚孝至

于喪葬至于終身薦祭其孝不衰於睦宗姻慈幼逮
賤率厚有以當吾之意凡吾家衣服飲食賓客所需
皆爲之有道及增益吾家於今之裕皆汝母之能有
以輔吾也小子其毋忘珂兄弟謹識之今珂所慟恨
者珂之幼也母勵之學壯而仕也勵之忠君而愛
人嘗一就祿養於官又勵珂曰子之敬愛其親在承
志耳口體之適末矣珂繼今不復有聞於母之訓也
余曰賢哉其宜有銘按陳氏諱妙善生元至正丁酉
六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長即珂永樂四
年進士授行人陞贛州知府今爲宗人府經歷次

善先卒次璉女二長嫁魏德次嫁魏珙孫男六長吉
次壽次慶次安次寧次祥女五長嫁楊讓次嫁陳其
曾孫男一文達墓在某山之原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銘曰

婦也有誠妻也有恒母也克明德善之祥來嗣以興

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妻宜人王氏墓誌銘

兵部職方員外郎吉水周君之配王氏初以其子叙
貴封孺人後以職方貴封宜人宜人之初得疾於鄉
也叙在北京奏乞歸省 詔馳驛以行既差數年宜
人復疾叙復奏歸省侍疾越兩月宜人竟不起宣德

七年六月十四日云於是叙以職方命來求墓銘余
與職方同郡同朝叙又從在館閣久不得辭乃按
狀叙而銘之王世儒家與周同邑元沔陽學官德明
生君賢君賢生子職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歷睢寧浮
梁濟陽三學教諭宜人之曾祖祖父也母彭氏宜人
諱靜王氏家範素嚴子孫不得小有過失而彭氏博
涉書史明於化導故宜人德性蚤成既笄擇所歸周
故名家岐鳳以文學爲君賢所愛遂歸爲繼室職方
君也初歸丁家中衰力勤於內以助興復事舅致誠
敬不及事姑歲時薦祭如事生撫前室子慈愛踰已

出職方兄弟三人其季以口腹求析爨職方願宜人
言何若對曰祖父來不析而今析乎既析欲復合得
乎職方言是吾志也乃不析長育孤姪同已子而皆
成其室家教子若孫必務學旦暮程督於內且恒戒
之儉約闔門食指七百餘衣食均一人無間言既嫁
未嘗一日忘父母始職方爲即墨簿宜人偕行教諭
時在濟陽先朝靖難之師及濟陽宜人逆知父志
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於職方遣人往訪凡三往竟
得其遺骨及遺文以歸恒自歎吾乃爲女子不得以
時展先人丘壠念及輒酸楚至老猶然一日約父兄

弟俱省父母墓至則大慟幾絕蓋自是益病踰年遂
卒將卒召其子若婦戒之孝悌儉勤而出所遺衣物
分給族姻孤子之不能婚嫁者享年六十有八子男
三勉叙廣叙永樂戊戌進士自翰林編修陞修撰二
女其壻進士金昭伯廬州府學訓導彭墳孫男七蒙
渙復巽同伯咸恒女三曾孫女一葬以卒之歲九月
十五日墓在醴塘泥洲之原銘曰

士之百行惟孝爲宗自古有女孝宜人攸同孝有錫
類其在周之嗣

墓碣銘

翰林修撰蕭時中妻安人劉氏墓碣銘

永樂十四年五月七日翰林修撰廬陵蕭時中之妻安人劉氏卒於南京年三十有三既歸葬其鄉時中自狀其行以其子緝來拜乞銘余嘗聞安人孝行於其姑矣則當表之以勵俗不當以辭永樂十二年時中迎其母太安人就養來南京而安人侍行既至踰月時中被召赴北京又明年安人得疾太安人百方求醫竟弗治太安人晝夜哭慟余於時中同鄉且同寮偕周編修孟簡往弔焉太安人春秋已七十泣謂客曰新婦初歸吾家即事舅姑如事父母處長幼貴

賤咸宜其爲人和柔恭慎未嘗有違禮自有此婦凡吾家縫紉浣漱饋食之事皆其所爲不以及吾而皆精潔如吾意自有此婦吾無日不適今老矣方倚孝婦終餘年柰何其遽死乎而泣下不已言愈酸楚不忍聞又數月太安人將以其喪歸是時時中已南還旦夕且至矣余又與孟簡往問之盍稍緩母子一見而後行乎太安人泣下潛潛曰人情誰不念少子願老矣無孝婦終養今幸歸有冢子冢婦能養吾意決矣遂行余嘗自歎婦而致其姑愛之如愛子喪之如喪子非誠孝能然哉安人諱冬字嚴貞劉氏初自安

成徙廬陵家於敖城板塘里世儒家其父楚王母顏氏其子男一人即緝也銘曰此劉孝婦之墓無踐其塋無翦其樹孝有錫類其來無替

太安人于氏墓碣銘

尚寶司卿張信爲尚寶二十年余時爲翰林凡朝廷作璽書則翰林尚寶供事

上左右以是恒相比而余與信侍

仁廟監國十餘年相比又密時信母太宜人已七十餘就養京師康健無恙喜其子之於余比也嘗語信

吾死得楊君銘葬足矣信奉以告余曰春秋不豫凶事奈何爲孝子出此言曰非信敢然惟大人之志也姑諾之而日益熟其母之德善宣德元年太宜人年八十有六正月二十九日卒既葬京城之南鳳栖鄉遂來北京請銘按事狀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萊陽縣逢山鄉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太宜人諱妙惠性行淑慎既并歸萊州掖縣進士鄉張氏其夫兄弟行以五稱太宜人爲張氏婦也於尊卑疏戚之屬能各盡其所當然於佐夫之內外事能咸有條理歸二十年夫沒居孀能謹教育其遺孤男女能嚴保其

家不隳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貴賜誥命
封太宜人男三長義以軍功積官至旗手衛千戶先
三年卒次仁次信太宜人嘗疾劇醫弗能療信禱于
神剖股煮液以進太宜人飲之疾愈鄉里上其事於
朝詔旌其門曰孝行而擢信尚寶司丞再陞尚寶司
卿女二長嫁江陰衛百戶俞敬次嫁楊興孫男三晟
昱昂昂龍旗手衛千戶曾孫男三洪上古聖人之教
孝也有道焉中世教道微而孝之本諸天性者不泯
故有出乎至誠或不能無踰於道為
上者亦嘉寵其誠焉耳如信是已然能為信之誠鮮

矣其亦以有父母之教歟銘曰
崇文之墳孝子之母生榮於躬沒裕厥後發潛琢辭
以視縣久

羅孺人墓碣銘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秦和陳孔碩先生之配
羅孺人卒時其子孟旦以秦和縣儒學訓導考績及
孫年以事皆在北京明年始克聞訃屬士奇為銘將
歸而刻諸墓士奇先母宜人先生女兄也與孺人相
親愛如同產士奇生五歲與孺人冢子孟潔同學同
出入孺人撫愛訓教之如子始終一意也先生沒久

矣先母沒又二十餘年見孺人猶見母也今又止矣
哀其能已乎銘其可已乎孺人姓羅氏諱恩柔邑處
士楚材之子處士孝友廉潔之行斷斷不可少下古
人前輩儒師君子皆推讓之娶彭氏無他男子唯一
女孺人也溫惠端靜自幼凡織紵纂組衣服饋食之
事習爲之皆精嗜讀書於小學論孟諸書悉能倍誦
講說及笄以配陳先生而納贅壻馬先生蚤喪母迎
其父海桑先生就養甥館孺人相夫事舅一如事父
凡生而養沒而葬祭必誠必盡蓋族姻閭里皆稱先
生孝子孺人孝婦無間言焉先生沒孺人居守節三十

年謹禮度如一日治家教子皆以禮閨門之問不嚴
而肅宗族有寡孤匱乏者皆賙之處事率由於厚益
春秋七十有六而卒鄉鄰論壽德之稱必推孺人子
男二孟潔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次即孟旦女二長
適監利縣典史蕭蕡次適曾永齡孟潔及蕭氏女皆
先十年卒孫男六年考練純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
二銘曰

繫孺人之行柔淑以貞孝有自傳禮有自承既壽考
終吉壤摩瑩垂祉錫胤厥來繩繩勒銘俾徵楊氏之
甥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畦樂先生梁不移之配姓陳氏元贛州路推官致仕學禮之曾孫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之孫處士有慶之子母蕭氏孺人諱某在室有女德父母求佳壻於名族得畦樂而內贅焉無幾遭元季兵燹焚蕩州閭鄉黨葬爲丘墟畦樂與孺人掇拾煨燼拮据爲庇以養母及婚嫁其弟妹畦樂教授里中二子潛混幾冠皆力學能教孺人曰學必務經術毋徒挾兔園冊自足耳其治家長少內外秩然有度而躬儉勤率先二子皆仕潛累官至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混累

官至蜀府紀善孺人享祿養三十年凡所以治其家者一不變畦樂先生卒孺人雖老教其孫曾一如教子之勤孺人弟仲述爲監察御史卒於官其妻亦卒家甚貧遺孤賞及女一人雖依其叔而孺人矜恤教育之如子賞依梁氏以學後舉進士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卒於官家益貧孺人又盡力矜恤之而以孫妻賞之孤异其篤於親義類此親戚有過必爲之隱而喜道其善於利必顧義之可否待臧獲如子嘗曰此皆去父母而事我柰何不恤其教人亦必以此宣德元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子二潛混也潛先卒

孫男若干孺人之卒也葬某鄉某原又三年混來北
京以狀求銘墓余嘗銘畦樂及潛之墓矣然余生晚
不及見先世事孺人祖母楊夫人先少傅吟窓府君
之子孺人自幼為楊夫人所愛歲時嘗携歸外家故
多知吾先世內事而數為余言之歸然姻戚老成人
也而余以長女妻潛之子楫又為長子娶混女皆孺
人之命則孺人墓銘余何以辭銘曰
躬祿與壽有蕃來嗣嗚呼德人吉壤千歲

武夫人墓誌銘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介新建伯李公言於士

竒曰或蚤孤賴先妣夫人勞心苦志育之訓之以克
成立有今日仰荷 朝廷錄或之微勤而進贈其三
代曾祖祖考皆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曾祖妣祖妣
妣皆為夫人王氏所被寵榮盛矣惟或之旦夕寢食
弗寧者日有厚祿而不獲以奉父母一日之懼其无
弗寧者凡先妣所以訓或者歷歷如昨日事不敢忘
不敢違也欲刻石于墓以示後子孫而非文不傳用
敢布其私懇於是問夫人素所為訓者曰或生十年
而先考棄背先夫人朝夕勉之於學曰惟學克知為
人之道惟學可以植身日遣從外傳而躬程督於內

又教之脩忠信恭讓之行於鄉鄰閭里或甫成童官
召補世父戍伍於時尚童心先夫人勵之曰男子生
當挺特卓立毋猥自局促未幾從征漠北乃兒不花
之地先夫人泣而送之曰父母惟爾一子但愛重爾
身即愛重父母蚤莫勤力奉公毋怠毋縱人能秉心
忠孝神明自佑也還未幾又從北征鴉寒山教亦如
之還遂調燕山左護衛先夫人喜曰兒得所歸矣奉
天靖難之師初出或在行先夫人送之曰勉務恭勤
以衛主勿顧念老身也內難平朝廷行報功之
典進或官至府軍前衛指揮使或入拜先夫人又勵

之曰汝發身行伍其艱難備歷之矣宜恒體念以恤
下又明年賜誥命追封或二代而封先夫人爲太
淑人又明年先夫人以病不起此或所爲永慟不寧
者也余聞而歎曰賢哉乎今母宜孝子之爲圖其傳
也既備錄其語遂爲之誌曰夫人姓武氏世家永平
之遷安及笄嫁盧龍王氏爲得成之妻年四十有三
得成卒生一男或以武功歷事

三聖自燕山左護衛百戶累陞至驃騎將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屢奉命率師討叛方承眷任之隆孫男
六瑁瑾珽瑛理瑄女三夫人卒於永樂五年十月十

一曰壽六十有九葬通州清安鄉之原銘曰
人之爲才厥有本源本源伊何父乾母坤有善有仁
有訓有言源澄流湜本厚枝捷時有虎臣桓桓駿奔
以從以衛積勞樹勲遡言究之有肇必先維父維母
其慶之源母行之惇母訓之諄報施孔彰自天䟽
恩清潞之滸峩峩起墳永揚弗泯述德有文

墓表

禮部尚書胡公夫人范氏墓表

宣德三年三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武進胡公之夫人
范氏卒事聞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既葬

之又明年其子長寧齋主客郎中孫原貞所爲夫人
墓誌以父命拜求表墓余與尚書同朝三十年而南
京相隣居十餘年兩家相好也時尚書奉使命恒在
外長寧方韶齒夫人及子留京師旦暮門內肅然無
語笑聲聞外間遇長寧未嘗不拱手端立道側俟余
過有問則對否則屏氣正容凝然夫人之父范先生
嘗一至南京閒暇輒喜過余譚論前史而道其先世
文獻及鄉先輩聞人歷歷如昨日事未嘗一毫涉聲
利益清厚長者也他日余家人私論隣比婦德之賢
而有禮者必首稱夫人余曰觀其父與子可知矧胡

公之儀于家有素平尚書屬余文非以余之素相知
乎按范今爲武進人系出宋石湖先生成大胡出文
恭公宿二家門第相望夫人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
祖致康西興鎮巡檢父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年若干
歸胡氏爲冢婦逮事姑姑治家嚴肅夫人孝敬爲諸
介婦先於妻道母道咸盡於友介婦睦族姻戚宜胡
公舉進士自給事中累陞禮部左侍郎太子賓客兼
國子祭酒至尚書夫人亦再被恩命自淑人進夫
人雖貴盛其恭勤儉約一無所改易曰恒其德貞夫
人有馬卒年五十有一葬邑孝仁鄉周莊之原子男

一即長寧既葬母廬墓側久不去聞父召乃詣北京
鄉里稱之女一適林北嗚呼先王盛時德化流行諸
侯卿大夫妻皆秉德執度有君子之行當時形諸詠
歌傳於後來則今之世有好德如范夫人者其可無
傳乎遂爲之表

前山東鹽運副使蕭公妻宜人郭氏墓表

行泰和邑西一舍許曰南溪溪之上故家曰蕭氏蕭
之君子曰鵬舉其卒而葬也余銘之後二十有二年
鵬舉之配郭宜人卒詹事王君既銘其墓宜人之子
鉉在京師又求余爲表泰和數十年來語妻道之賢

曰郭宜人語母道之賢亦曰郭宜人則余何辭宜人
邑篠溪里名家父與恭元萬安主簿富貴產宜人天
性柔淑樂澹素而謹飭自持涉學問知其大義歸鵬
舉不逮事舅姑而歲時薦祭甚謹忌日必素食鵬舉
有弟妹五人待之一如鵬舉之友愛輟奩具以嫁其
妹知已之妹於奉族姻長者及待下至於臧獲皆適
其宜鵬舉仕爲蘇州府同知單身之嘗持廉介後坐
累謫河南宜人鬻產給之而理其家政井井不隳鵬
舉之規也雖時家益落於事必當義不計利聞陰陽
家言舅姑所葬地下濕宜遷地書咨鵬舉遷之鵬舉

復起爲山東鹽運副使廉介如蘇州而宜人理其家
日有餘年六十有六鵬舉卒二子長金已出次鎡庶
出常均所有於二子衆謂金宜厚宜人曰子一也何
有厚薄然愛鎡好學嘗曰成父志在此兒意常厚之
鎡舉進士歸宜人喜津津見容色二年鎡被召宜人
歎曰吾老矣將不復見汝勉務善德無忝父母此宜
人之篤於妻道母道者也他如教育親戚孤子長而
成其家室又導之奉先之大節蓋其行可書非一享
年八十有八卒於宣德辛亥七月八日子二男三女
男即金鎡女之壻郭仲啓吳世昭巴東縣學教諭彭

顯孫男六樂選中江西鄉貢準困江渭溫曾孫男四
嗚呼自孔孟明義利以垂教士之遵用一世幾何况
世逾遠又女婦耶懿郭宜人允配君子有來繁祉垂
百世祀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墓表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之卒而葬也監察御史黃宗載既志而銘之其子侃倬又以父命齋國子助教徐疇所狀行實介刑部主事徐孔竒以來謁拜請表其墓按狀徐世家南昌豐城父與京宜人諱德天資淑惠佩承姆教年二十三歸丁氏丁故邑鉅家

同爨常百人宜人以孝事舅姑而待妯娌及族姻比日得宜其卑且賤者皆樂爲之使以是家事無鉅細畧刀姑悉以屬之而爲之有條理維南既出仕爲典牧畧有丞又陞太僕丞有子四男二女宜人留家居教養之男皆遣從明師學維南得盡意於公而無所私累也伯以宜人主乎內也卒於永樂戊戌四月六日享年八十有二其子男儼侃倬倬侃治書經永樂六年會試中副榜授和州儒學訓導倬亦治進士業其女之賢有陳用端周思道孫男三騏鳳驥女五孔竒爲余言丁氏於葬事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備棺槨之制周

密以固合朱氏禮而狀亦云以松脂二千斤內槨中加炭屑沙土貳百石築其外又外固以石爲經久計可謂厚於送終者矣夫亦其有警於流俗歟比年匡廬西山之間往往盜發塚墓有司恬莫禁戢兵部虛侍郎葬西山之麓盜發其墓至再雖無所得而體魄有不幸者矣夫忍於爲是者亦將無天道之應乎則余之著斯文雖以表宜人而爲薄俗者亦可以觀焉

康節婦墓表

洪武十六年江西按察僉事翁師善行部至泰和下車首問風俗及忠孝節義之焯著者得節婦三人聞

于朝又三年詔悉旌其門復其家三人者康仁安之配陳氏其一也又四年康節婦春秋七十有一卒陳泰和世醫家仁可節婦父也節婦諱端自幼秀慧莊重謹姆訓父母愛之既笄擇所歸以配仁安事舅姑相夫咸盡其道處娣姒族姻下及臧獲各當其分歸康氏三年舅歿又二年仁安歿獨奉老姑撫幼子躬勤持家數歲兵亂作寇環四境獨先舉家走避巖谷不蹈於禍所居屢燬于兵辛勤屢作之以禮厚自坊所親有利其產而諷之他適者斷髮誓天示不復有他志孀居垂五十年貞潔之操如一日孝養姑終

其身而卒成其子於善行女德之大曰婦道妻道母道節婦其可謂兼之矣其卒以洪武戊辰十一月十八日男子一人德昭父喪始三歲長而溫厚醇謹明法律郡邑史率師之其存心長者而賤深文吏不直草芥凡讞獄經德昭議多見寬貸或謂之曰子待樹德耶輒應之曰人柰何不務德哉後節婦卒之三年亦卒孫男二郁岳女三曾孫男七豫勉頤頤韶頃顒女八岳洪武丙子貢士累官梁府紀善頤顒皆永樂庚子貢士頤明年登第 賜進士出身殆康氏務德之應歟固本諸節婦之教哉節婦之事見鄉先生陳心吾述贊謝子方銘墓余少授徒其里塾嘗升堂拜節婦又相與德昭父子祖孫者四十年故岳復求余表節婦之墓

太宜人曾氏墓表

太宜人姓曾氏曾之先家南豐初徙盱之楓坑再徙金谿之黃通里世襲儒學有聞人元盛時與臨川處士孫履常齊名朝廷以崇文先生徵不起諱文者太宜人曾祖也鵞湖書院山長諱仍洪武初金谿縣儒學教諭諱易者祖與父也母鄭太宜人諱隆生有令質長益脩其女德父母愛之曰必求佳壻時同邑王

脩本從游教諭君力學謹行嶄然出羣輩且家世相望教諭君喜曰佳壻莫踰此矣遂歸焉孝事舅姑舅沒奉姑敬愛逾篤勤家以相夫夫沒無幾姑沒太宜人年三十子一男二女男英年十二女皆幼太宜人辛苦以禮畢二喪時徃賦頗煩王氏惟藏書千餘卷及有田百畝無他畜貲或道其鬻書與田以給公家者太宜人歎曰此王氏累世所積以遺後人柰何自我棄之不聽而盡鬻其奩具給焉日勉英學問曰其敬嗣尔先人於是家益落又無臧獲之助饗殮井曰悉母子躬任之而太宜人所以持身率家甚嚴英登

第官翰林嘗迎太宜人就祿養者數年英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得授恩典以已之散官職事贈父而封母太宜人遂捧誥歸省居兩月太宜人曰既仕食祿勉思效分寸報國家毋徒久安於私也英奏分其俸之半給於鄉爲養且時時奉所得賜賚太宜人數以分族姻之貧者自其子官於朝三十年階四品聲譽奕奕太宜人歸治其家清儉一如布素時而薦祭必加豐每飭其家人凡賓客之奉及鄉閭慶吊必如禮而躬督諸孫務學力善曰必無忝而祖父自少至老恒勤女事雖老歲必製精絺

遣遺其子或曰子豐顯豈少一衣耶曰兒恒憂念母老使知母能是其心安矣年七十有五清明康裕而旦暮績不輟一日微疾端坐而沒宣德七年正月六日也英聞計奔喪歸

上遣中使護送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事蓋特恩云英自翰林脩撰累進其官今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女長嫁徐洪次嫁許昂孫男五裕祐祺禎禔裕舉進士廣西道監察御史孫女一曾孫男三述暹述女四太宜人以沒之歲九月乙未葬其邑歸政鄉昔魯有季敬姜文伯母也博達知禮文伯相

魯敬姜猶績又明先王之訓以導其子孔子取焉若太宜人非其得於前言往行率而蹈之歟不然何以其持躬導子孫者皆相類也余故表諸其墓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言未幾



黃西簡

傳

胡延平傳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其父有大星墜舍延平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初受學同郡龍原同吳莘樂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妻之

皇朝兵初已下言安而新淦寇猝至民陷于脅從者

千餘人寇去總戎者恚將盡殺千餘人延平曰吾不可坐視即謁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奉命來為弔民耳今不察輒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二年詔郡縣舉文學士縣令丞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臺賜宴延平數言事持大體不肯瑣瑣苟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 朝廷得廣西簡近

臣往治之

上曰前上書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授廣西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問察民瘼遇罹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尋适為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為動行部讞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

郡田悉蕪廢前之繼脩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脩堰延平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爲畫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言益剴切省乃聞于朝從之命下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人足矣悉䟽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窒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延平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脩彭州壩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延平之愛已

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戶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筭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羣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羣鵲噪于庭數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察郡政有病民者悉去之聽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熄益脩飭學教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務以禮化民暮年百廢

悉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
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曷可以怠君事一夕
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是日延平没于官洪
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爲罷市奔走
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今爲右春
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
里又姻家王子啟先生與延平同土京師爲御史同
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爲州守余以是多知延
平事延平爲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
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
爲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
車其豪猾之民巨奸之吏亦皆竦然斂迹矣夫嚴不
病下寬不宿蠹延平專任德意何嘗不威懷並著也
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知事府君小傳

知事府君諱清字子肅姓楊氏號溪園漁灌洪武庚
戌詔改太和州爲縣御史劉昭先知縣事首以明經
舉送京師授松江府知事松江繁劇聞天下初到官
知府以下咸迂視之府君敬慎恒旦出治事暮乃息
而處同官馭下吏一以誠意人不忍欺之皆爲之盡

心雖公牘日累百計未嘗滯積蒞事務寬恤知府以下或發之過急必從容進曰爲民父母不能少緩之乎聞者愧服自是有欲爲苛察者恐府君聞即止亦多有德之私竊相謂楊君賢者其助益我以君子也嘗行縣督賦民相勸告此長者吾屬可不勉力而貽譏累乎稍暇輒詣學宮爲諸生解析經義滿三歲遷福建鹽運司知事運司無大繁劇而府君勤慎一如松江時其長官尤賢之歲餘坐累謫廣西道卒小孤山下府君少孤貧養母夫人至孝與先諭德公友愛尤篤先公沒晝夜哭久不已撫其遺孤甚厚襟懷坦夷寬裕於人無怨惡不以僻隱而墮其所守嘗行道失足損人一雞時旁無知者碩從者取百錢置雞側而後去安泊素居官服食一如布衣時雖廉潔不務爲名沒之日家無一錢所著詩文有溪園餘閒錄宦游藁藏于家

退菴府君小傳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學聞永豐劉于先生遂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
人望而敬之家貧清脩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
行恕有豈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叅政者苛
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
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

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
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
白周周艷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
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
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
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
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
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歸
輒閉戶秉燭讀書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
室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動旬浹
不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
數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
世稱楊羅鄧初偕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
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我後羅先生爲
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冰蘖之操
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
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爲鄉
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 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
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
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
安成寇猝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

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解所懷金得免
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斲之幾斃繼又一寇至見
老母哭其傷甚哀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
廼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
予酒肉又爲詩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遠去疾
退子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
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
省留爲宣使則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
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

使忻然曰乘由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
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美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
愛民如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
事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
介脩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喪
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
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
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
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
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盲而其所適

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矧令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歎歎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典恣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歛葬之具廼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

有人焉猝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爲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爲人世其可少乎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鼎一字孟鉉其先盱人宋淳熙中八世祖笏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粲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

伯器天資絕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
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閎博不可窮既
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
讀之嘆曰今之軾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
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
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牒山積伯器至裁決數
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
官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
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
泳淳涵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善開諭獎勵

誘液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
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
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
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菴吾師也篤於
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
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
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
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
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俵俵如失所歸伯器
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已任所從學者衆矣其

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
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
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
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
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吾故刪廣緝之所述者爲之傳云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爲
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
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

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韋軋軋
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
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
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
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
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
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
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
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
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

獨槽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槽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槽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槽李耳槽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槽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

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粹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疏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也

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

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檀用棗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竒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篤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爲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
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
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
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
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 聞贈子輔布政
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
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

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
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
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旦暮間卒之
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債貽誚無窮視
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
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
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
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
子哉願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為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

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迺言家訓勸莠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慈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焉

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晚號啓翁王出琅琊後繇金陵徙秦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爲歸不混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治毛氏詩長遭元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練高劉永之輩爲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爲塾賓聲譽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教官吏部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

之祥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罷衣又賜宴御史臺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适爲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寄遂徙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凋弊之後植什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

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斂肅不敢侈肆江陰徐遜知泰和縣勵精爲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惟先生之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年知泰和者其設施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誦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棗陳先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

霜烈日執固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歿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潛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以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持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爲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者六十人 國朝心吾先生爲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奐孔碩孔碩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奐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局於小節嘗仕爲白水縣丞孔奐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爲孔奐後名鑒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暮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爲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熟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

習弱冠其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益自進不少懈爲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入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辨不輒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錄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爲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令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父喪遂止同明生素爲孟省薄者訟孟省謂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

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已已凡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得志竟卒蓋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卅角嘗從學焉既長最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與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爲良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抱灌子錄

抱灌子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隣習圃之業治五畝之地爲十數畦襍蒔蔬菘芥薑韭葵莧蔓菁瓜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害苗者輒去之以旦去蟲日中去艸暮則抱甕以灌率爲常故雖饑歲抱灌子所蒔恒熟蓋爲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遇其抱甕灌也號之曰抱灌子雖業圃手一編未嘗釋稍暇坐塋傍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之詩或自爲詞以歌曰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任

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劬我思古人兮仲尼飯蔬綽綽有自得之意會賓興詔下縣令丞廉知抱灌子賢薦之 朝嘗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而擢夏官郎又擢天官郎東臬耘夫嘗出而邂逅焉孰視其狀顏曰此殆非趨榮急利者也旁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耘夫就而與之語抱灌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間及魯隱公以來二百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口吐辭娓娓皆不失聖人之旨耘夫咲啞然謂曰抱灌子曷爲不終嘿嘿耶

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益有志於退耘夫聞而竊嘆曰抱灌子其志尚可以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惆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不可以泯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福名耘夫廬陵楊某云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